

在《幻河》的背面写字

□ 墨白

到目前为止，《幻河》是我见过的在装帧设计上最为独特的一本书。这本内容竖排关于黄河图文并茂的诗集，你在大约16米长的空间里才能全部展开，而这长卷的另一面，则是一张漫长的空白纸，就像一条从未曾被污染的河流，可以用手中的笔来任意摆渡时间。

1987年春天，马新朝作为一名记者，跟随当年著名的黄河漂流探险队一起来到了黄河源头，就像后来诗人在《幻河》里所呈现的那样，他们一路穿越黄土高原，沿着黄河中下游直至入海口，历时半年，诗人把中华民族在时间长河中思考的有关历史、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哲学、人性的结晶像珍珠一样都镶嵌在了弯曲的黄河两岸。应该说《幻河》是诗人在文学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，但在我看来，《幻河》只是新朝诗歌生命里的一个序曲。

2016年的6月8日，我去郑大二附院探望因身患胰腺癌住院的马新朝，看上去面容已有几分消瘦的诗人那天上午半卧在病床上，在一丝伤感和无助从他眼神里消失之后，他对我说：这个病，我想通了。咱农民的孩子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该得到的都得到了……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孩子般的笑容。在以往的岁月里，我和新朝常常谈起人生，谈到我们身后那一望无际的田野。我深深地理解，这位以土地为背景的诗人，从来没有背离过那个名叫“马营”的村庄，记忆里的阳光与鸟鸣，树叶在雨水里的摇曳，聚集在响器声里的哀鸣与欢乐，诗人都视为自己的呼吸；乡村的房屋与土地、从村口出进的背影他都视为自己的血肉。我知道，他无法摆脱这些：一个人不断被删减。减去枝干的繁华/河语的修饰，减去内心的风暴，使不再摇晃/他的话越来越少，后来只剩下骨头/在大地上行走（《幻象平原》）；倘若我往后退，后退/马营村一定是我最后的屏障，最后依靠的/亲人。到了那一天/它会瞬间站立，和我抱在一起（《到了那一天》）；我的脸在衰老/就像挂在门口的牌子，被风雨/漂着。它只是我的一个符号或标记/在人群中漂浮。我活在我的思想或想法里/我的思想，是用平原上村庄的梦/还有远山的阴影作为营养，让它一寸一寸地/生长（《我的脸》）；夜深人静时，冥火为路，死者把一生的/细软、财产，还有经历，一遍遍地搬进响器/沿着它那铜质的幽径（《响器》）。诗人的整个生命，到了《响器》这本书里，已经完全融入了文字，就像血与肉，无法剥离。

那天我回到家中，又拿出《幻河》，发现这之前我已经在书的背面写下了一些关于自己梦魂的片段。那些文字唤醒了我的记忆：2005年的某一日，刚刚调入省文学学院的马新朝送我一册《幻河》，在随后的日子里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床头的枕边。人睡前，我沿着那条弯曲的河逆流而上，在黎明，等睡醒之后，我就随手在《幻河》的背面写下我的思考。从6月8日起，我就把《幻河》放在书桌上，以便随时能翻阅……

2016年9月2日下午三点，我和诗人萍子又一次来到了马新朝的病房前。我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，他微微地睁开眼睛，平日温和的目光已经有些浑浊，但有一滴泪水从他的右眼角里走出来，慢慢地从他蜡黄消瘦的脸上滑落。我的心，一下被那滴泪水刺穿了。新朝兄，我的新朝兄……那一刻，我仿佛置身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，冬天的森林。在我的耳边、吹过一阵强烈的寒风，无数片枯黄的树叶从天空中飘落而来……

9月3日傍晚，传来了他辞世的消息。新朝兄1953年11月24日在一个名叫马营的村庄里来到世上，再有82天，就是他满63岁的生日。我和新朝兄有过许多次的分手，有时是他开车送我回家，我下车后站在路边看着他开车离开。在离开之前我们总是要挥手告别，说，再见。可是，这次已没有再见。

那天深夜，我坐在书桌前，伸手拿起那本不知被我抚摩过多少次的《幻河》，我又一次提起手中的笔，在书的背面，工工整整地抄下了新朝兄的《最近》：最近，我常常想他，去看他/他也想我，来看我/回忆是阶梯——/大哥说，我们兄弟一场，却隔着/阴阳两界，没有办法打电话/只能在回忆的阶梯里遇见……⑫3

□ 周大新

史书上说范蠡是楚宛三户人，楚国的宛地就是今天的南阳，故此，我这个南阳人称他为老乡，是没有错的。

对于这个声名很大的老乡，我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敬意，不给他足够敬意的原因，在于西施。他在诸暨苎萝村溪边寻到浣纱的美人西施后，一开始并没有告诉西施他寻找她的真正用意，结果纯真的西施一下子爱上了他，他竟也接受了她的爱意，两个人据说还有了爱情的结晶，可最后，他还是把她作为一件有丰厚政治回报的礼物送给了吴王夫差。不管这其中合理的理由有多少，反正他这种作为令我难以接受。

敬意虽不足，但对于这个老乡，我还是非常佩服的。

我佩服他当年断然离家到越国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那份勇气。在他活着的那个年代，信息非常闭塞，交通极不方便，可一旦他发现自己的抱负和才华无法在楚国施展时，竟能断然下定决心离家出走，去寻找宜于自己发展的地方，这，没有勇气是很难做到的。楚国的第一个国都就在离宛城不远的丹阳，宛地在那时应该是富庶和易于谋生的，如果他想要娶妻子，种上几亩地过平常日子，应该是不难做到的。但范蠡不想平庸地活过一生，他想把胸中治国领军的宏大抱负付诸实践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于是就下定了决心告别父母离家外出，去面对一个很难把握的未来。他在白河岸边登上南去的小舟时，可能还有日后衣锦还乡的念想，可能还站在船头向他的父母边鞠躬边说：儿子过几年就会回来看望你们！但难料的事最终切断了他的希望，使他终老前再也没能回过故乡。南阳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，是从



“红花”触地 “响器”送人

□ 冯杰

中原诗坛我刚送走诗人王斯丹，又送走诗人马新朝，两个待我如弟的师长走了。白云苍狗，人生无常。

在一个单位习惯了，一时觉得没有马新朝的省文学院少了诗歌的植物气息。天嫉英才，马新朝患病晚期忍受着极大痛苦，以惊人毅力和意志，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和解脱。

马新朝无疑是中国当代诗坛优秀的诗人之一，是中原当代诗坛执牛耳者。马新朝的诗艺是一座丰富深厚的矿藏，期待以后方家挖掘。我相信随着时间流逝，他的诗会愈发闪耀出宝石般的光芒。

马新朝没有著作等身，但每一部作品都有自觉的精品意识，诗集《幻河》达到用现代诗写黄河题材的顶峰，黄钟大吕般，是独具魅力的诗性文本。让我想起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。中原有两部写黄河题材的“大作品”，一部是画家李伯安画的国画长卷《走出巴颜喀拉》，那是一条色彩的黄河，另一部是马新朝的《幻河》，这是一条诗歌的黄河。不同却是两座不易超越的艺术高峰。马新朝后来的诗集《低处的光》《红花触地》，内敛宁静，返璞归真；散文集《大地无语》厚重的能量，甚至超过了很多散文家。诗人马新朝艺术眼界、天分很高，对说自己自己还有一个理想，晚年能找一大块时间，要写出来一部长篇小说。

他最后的一部诗集叫《响器》，甚至像某种谶言。有人问我怎么能叫“响器”呢？在中原乡村，响器是一种最后的乡村送行。马新朝像一位预言家：“就是此刻，我突然升高，高处遍地灯火。”他谱写了一曲诗艺的绝唱。

马新朝还是诗人里的书法家，为了提升诗人综合素质，亲自担任河南作家协会执行院长，那么多文艺职务，他特注重这一头衔，临池不辍。他的隶书洒脱率真，随意写来，疾风快马，无拘无束，有些情趣是专业书法家写不出来的，他对我说这是“醉意的书法”。诗坛上有“南川北马关东张”之称，他是一匹“北马”，沸沸扬扬，渐入佳境。平时笔者我写字多应付一张了事，正色婉拒理由是不见钱不写。新朝却是那么宽厚待人，有求必应，他能忍着病痛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坐在那里独自擦汗。

不鼓励年轻人外出远行的，男孩们很小就接受父母的教导：金坑银坑，不要舍了老家这个穷坑。可范蠡却毅然坐上一叶小舟，经白河而汉水，再入长江，顺流而下去了远方。我更佩服他在权力的巅峰上毅然与权力告别的那份智慧。范蠡在先人吴后人越确定留在越国之后，开始全心辅佐处于穷途末路的越王勾践振兴国家，20年的时间，果然使越国由弱变强并最终灭了吴国。其间，范蠡随同战败的勾践去吴国当过奴仆，可以说是尽心尽力，忠贞不贰。他辛苦付出的回报终于来了，在吴王夫差战败自杀之后，在越王勾践重回王位一呼百应之后，范蠡被尊为上将军，当上了全军统帅。军队统帅在一个国家当然是最高等级的官员，可以说是手握重权，登上了权力的巅峰。这个时候，依常人想来，他应该开始享受自己的奋斗成果，享用权力带来的各种好处，金钱美色，高房大屋，好马豪车，山珍海味，绫罗绸缎，美酒佳肴，都应该是伸手即来，点头便到的。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志得意满，笑意盈面。然而，他却突然辞职挂冠而去，乘一叶扁舟离开了越国国都，去齐地干起了养鱼、晒盐和经商的活儿。这，不仅在当时的越国朝野引起了震动，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仍然使我感到意外。我们知道，权力对人有巨大的诱惑力，一般人要抗拒它是极其艰难的，多少人至死都不愿放弃权力，多少人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去夺取权力，多少人用了一生的积蓄想去买来权力，可范蠡却毅然决然地自动放弃了权力。这个举动，没有大智慧大定力是很难做到的。翻开中国历史，你会看到多少官员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决不放弃手中的权力，他们中也有人像范蠡一样看出了危险，可他们宁愿垂死挣扎，也绝不自动放弃权力。相比之下，你能不对范蠡生

编者按：
马新朝同志于2016年9月3日在郑州因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他曾任省作协副主席、省文学院副院长、省诗歌学会会长，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杜甫文学奖、河南省政府奖等，为河南诗歌界的旗帜性人物。中原风本期特别推出纪念专题，把疼痛和敬意放在文字里，表达哀思。

遥祝诗魂

杜甫故里

□ 陈峻峰

杜甫是中国的杜甫，世界的杜甫，但他首先是巩义的杜甫。巩义是他第一滴乳汁，第一口面汤和菜叶，第一粒盐，第一滴水，第一次发声，第一次哭笑，第一次爬行，第一次站立……站立，在豫西苦难地，黄河岸，大平原，这第一次站立，就巍然高过了邙岭，高过了中岳嵩山。
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因之你才能有高拔的视界俯瞰大地，才能有坚硬的骨骼担当国难，才能有博大的胸怀护卫苍生，才能有恢宏的诗篇震撼古今。浩浩中华，皇皇大唐，开元盛世的大唐，万邦来朝的大唐，霓裳羽衣的大唐，贵妃出浴的大唐，安史之乱的大唐，呼啦啦似大厦倾的大唐，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大唐，“春望”“秋兴”的大唐，你于血色废墟之上，突兀而起一座文化巅峰！尊之诗圣，谓之诗史。但你首先是巩义的杜甫。

在南瑶湾村，在界河，在笔架山下你出生的窑洞前，以诗人身份来朝圣，而你在那里？

时值盛夏，万物勃发，内心燃烧，诗思涂炭，欣喜于园子里大枣已经满枝，石榴已经泛红；不安是园子外市声嘈杂喧嚷，大路红尘滚滚，以及许多催促，追撵，围剿，设局，陷阱，欺诈，恐吓，纠缠和撕扯。看不见，辨不清，告诉我方向和出口。

固然没有可能，也要让我有这一个上午想象的千年穿越和诗意徘徊，独自一人，寻找当年遗落的忧思，伤感的残句，母亲的轻唤，稚嫩的童语，歪歪斜斜诗行一样的足印，还有几戏，撒欢，狂野，恶作剧……

忆年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黄犊走复来。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想想，我要的兴许不是这个；即今倏忽已五十，坐卧只多少行立。强将笑语供主人，悲见生涯百忧集。再想想，我要的兴许也非这个。

我的困惑是，我想从你那里获得故乡与生命，时代与诗人，现实与诗歌的另一种释义，譬如颂诗，譬如赞歌，譬如献媚，譬如持守，譬如过往，譬如当下，就像我看见烈日下正在挥汗如雨劳作的人们，或者艺人极尽奢华的婚礼铺张以及官司和绯闻的爆炒，还有那些苍老、无着而木讷的人们，我想找到今天的情感和表达。

包括嚎叫，包括绝望。我最终止步于你的墓前，以晚辈的身份来祭拜，而你在那里？

露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

是的，我和你仿若隔着千年万年千里万里的时空距离，但在诗歌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和路口，都能与你直面相逢，及至匆匆奔走，旁若无人，横行霸道，或者踽踽独行，都能间或碰到你诗歌的句子，将我们撞击、鞭赶、刺痛和划伤，更何况在你的老家，在你的故里。

吴越，齐赵，梁宋，川湘，渝鄂，长安，你不过负载着诗者的沉思，歌者的沉郁、行者的沉荷踏出一路足迹，印在了那里，及至尸骨；而欢笑，啼哭，眷恋，相思，悲苦，大爱，魂魄则从一开始就永留在了故乡。

在根系血脉里，在诗里，诗里的巩义，意象的巩义，隐喻的巩义，通感的巩义，黄土上的巩义，明月下的巩义，小菊花里的巩义，橡皮凉粉里的巩义，口音里的巩义，口感与口味里的巩义，咳嗽声里的巩义，肤色上的巩义，行走与坐卧里的巩义，生活琐碎习惯里的巩义，及至你无数次从远地省亲回来的巩义，之后再生死离别后的巩义，已分不清它是你地理的故乡，生养你的故乡，还是诗人自我重构的精神世界，诗意栖居，或者是所有诗人一生都在重返的一个纸上与存在的原乡。

这是宿命，这是终结，也是涅槃，也是重生。这会儿，或者你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或者你就一直在望着我，如此之近，微笑着，望着我这般东张西望，茫然失措，煞有介事，心事重重。

不要笑。我，我们，并非作秀。这可能恰恰是绝非一类人所有的最为普遍、最具代表性的属于我们时代的神情。

随波逐流，一些时候，我必须承认，我是绯闻的传播者，灾难的围观者，事件的猎奇者，是非的饶舌者，而在另一些时候，我更是一个物质的享有者，或者奴隶。众多自谓为诗人的，青春作伴，纵酒放歌，早已钟鸣鼎食，衣食无忧；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，也早已不再是士人、诗人祈望不得的诉求和梦想。

而焦虑与忧患依然。不一样的焦虑和忧患。抑或怀有自私，甚或功利。就像你在我的背后或者一侧看到的我那样，装腔，作势，奔波，劳碌，一个上午，不停地接着电话，打着手机，官样的语气，商人的语气，浮躁的语气，粗俗的语气，色厉内荏的语气，含混暧昧的语气。

突然警醒：或者你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或者你就一直在望着我。仓皇中我想到了逃跑。又站住了。在你面前，所有人——政客，商人，艺人，诗人，都无处可逃。

固然那门扇、窗台、围墙、展厅、长廊、石阶、篱笆、栅栏和历史一起，全部向人打开，展现为一种文化的开放之姿，并无处不透着诗歌的光亮和绿。

杜甫故里，一座苍浑丰茂的精神苑林。

唯美：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细腻：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大气：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豪放：丈夫四方志，安可辞固穷。豁达：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警醒：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犀利：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尖锐：朱门九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伤怀：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紧迫：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忧患：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虑远：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……

于此你让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矮小和卑劣、怯弱和虚妄，你任何一个词语都乃惨死不休的惊人，并满含凝重和锋利，直击现实和人心。并非我一个人大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体无完肤，也并非源自这骄阳似火、暑气蒸腾、酷热难耐。

我知道，这是面对你时内心的慌张和焦灼。我想把这一个虚伪的自己和另一个真实的自己留在这里，于理性的光辉里寻索天地的大道，于诗性的光辉里发现人心的痛彻，于人性的光辉里洞见生命的宏阔、热烈、冷峻和庄严。脱胎换骨，而不改初心，今生来世，再吹气儿，俺仍然做个诗人。⑫3

宛人范蠡

文化随感